

广州二中飞出“空中F1”选手 三位逐风少年 冲刺成都世运会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

七月午后的阳光，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的草坪晒得温热。三十多个彩色障碍门像散落的积木立在草地上，突然，一阵尖锐的嗡鸣划破空气——三架无人机以每秒超30米的速度蹿出，擦着红色障碍门的顶杆飞掠而过，带起的草屑在空中打了个旋。黄悦祺戴着FPV眼镜，指尖在遥控器上轻巧一拧，无人机瞬间完成180度转向，钻进下一个蓝色拱门。

不远处，何雨瞳的无人机正稳稳掠过离地30厘米的“重力门”，她微微前倾的身体随着飞行器的轨迹小幅摆动，遥控器屏幕反射着天空的流云。场地另一侧，初一学生李甜星正小跑着捡回坠落在草坡上的无人机，阳光下，她晒得黝黑的脸颊渗着汗珠，却顾不上擦，先检查螺旋桨是否完好。

这三位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的少年，将在一个月后代表中国站上成都世界运动会的无人机竞速赛道。通过2024年世界杯与世锦赛的积分排名，他们从全国选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代表中国的年轻力量。此刻，训练场上此起彼伏的嗡鸣声里，藏着青春与速度的碰撞，更藏着少年们对梦想的执着。



中国无人机竞速国家队的三位队员合照：黄悦祺、李甜星、何雨瞳（从左到右）

机缘巧合：同校三杰的“飞天路”

2025年8月2日
星期六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夏学群
校对 林 霞

在无人机竞速这个新兴项目里，广东省的青少年选手一直占据全国前列。而三位“国手”同出广州市第二中学，既有偶然，更有必然。

“根据比赛规定，此次世运会无人机项目参赛资格是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（FAI）编制的排名榜单确定，该排名榜单取决于2024年世界无人机竞速锦标赛和2024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的成绩。每个国家/地区每个性别的参赛运动员不得超过一名。黄悦祺和何雨瞳分别是国内男子积分第一名和女子积分第一名，李甜星则是女子积分第二名。”教练在场地边调试设备，目光追随着空中的无人机说道。“中国作为东道主有外卡名额，刚好让这三个孩子凑到

了一起。”

黄悦祺的“飞天路”始于小学六年级。七年前，他偶然参加了广州科翔俱乐部进校园的兴趣班，从此与无人机竞速结缘。“这项运动用的竞速无人机没有飞行辅助系统，全靠手动操作，刚开始戴FPV眼镜时确实很难适应。”他笑着说，那时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楼下用塑料凳摆简易赛道练习，“就是靠多飞多练慢慢摸索”。刚结束高考的他，录取通知书上“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”的字样，像是给七年的热爱写了份答卷。

高三学生何雨瞳则是在小学班主任的推荐下接触这项运动的。“老师说当时玩无人机的女生很少，可能有

优势，而且这项运动未来发展潜力大。”从一开始，她就坚持训练，甚至牺牲了所有长假，“放假不是在集训，就是自己在场地训练”。如今，她计划从军，希望将无人机技术运用到国防事业中。

13岁的李甜星是队伍里最年轻的成员，学无人机已有六年。“一开始觉得这是男孩子玩的，更喜欢小提琴。”她坦言，父亲李晓谷高中时是无线电测向特长生，坚持让她尝试，“爸爸说无人机能培养专注力，还能避免沉迷电子产品”。从一年级下学期玩小型无人机，到六年级下学期正式操控五寸竞速机，她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，“五年级之后才真正产生感情，越来越喜欢”。

训练日常：不只是“动动手指”的较量

每天上午8时到11时、下午3时到6时，是三人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。在高温暴晒的场地上，无人机高速飞行带来的嗡鸣此起彼伏。

“很多人觉得我们就是坐着动动手指，其实完全不是。”何雨瞳摘下眼镜，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“飞机时速很快，穿过障碍门时，脑子要在瞬间反应，还要预判惯性，特别费精力。而且一旦失误，就得跑着捡飞机，体能消耗也很大。”从一开始，她就习惯了这种高强度训练，对于晒黑也毫不在意，“我从小

就黑，接触这项运动后就没白过，无所谓了”。

黄悦祺去年参加了五场国际性比赛，这段经历让他收获颇丰。“国外的赛制和规则都不一样，还得用英语跟技术人员沟通，算是把学校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。”现在训练用的赛道是按世运会标准1:1复刻的，这让他很珍惜，“国家能提供这么好的训练条件，特别难得”。

李甜星对去年暑假的世界杯经历印象深刻：“当时我初学三寸机，才练习两天就要跟国外选手的五寸机比赛，两

者速度差很多，而且规则要求两分钟内飞完两圈才能飞第三圈，完成三圈才能算比赛成绩，我在前九场资格赛都没完成两分钟内飞完两圈的规定，但是每次资格赛我都在一秒一秒地进步，直到在第十轮资格赛才突破，才有完整比赛成绩。当时全场运动员包括裁判员都为我欢呼鼓掌。”那次之后，她下定决心换五寸机，“不然真的会被‘虐惨’”。现在训练时，她总爱偷偷观察学长学姐的飞行记录，“他们过弯道贴杆更紧，操作更细腻，我得多学学”。

双线并行：在课本与遥控器间找平衡

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业，是三位学生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何雨瞳的生活被训练和学习填满。作为半职业无人机运动员，她原本的规划是“高一、高二完成技术、职业和成绩上的突破，高三全力备考”，但一些重要比赛恰好排在了高三上学期，只能调整节奏：“打算高三下学期全力冲刺高考，再花半年时间完成剩余的比赛。”

平衡两者的秘诀，在于精准分配时间：“如果外出集训或比赛，会在晚上空闲时间学习；平时在学校，就周末抽半

天训练，剩下的时间学习。”

家人与师长的支持是她坚持的底气：“父母从初中开始，每周末都开车送我去很远的地方训练——广州市区场地不大；教练自己平时有工作，每个周末还是会抽出半天时间陪我训练、指导我；学校的老师也很支持，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帮助。”

黄悦祺在高三按下了训练“暂停键”。“全年没碰无人机，把模型书全收进了箱子。”但高一高二时，学校后山的飞行场是他的乐园，“学校后山有专门

的飞行场地，每天放学后会去练一小时左右。”作为学校航模协会无人机队队长，他说二中的航模氛围很浓厚，“学校给我们的支持很到位”。

李甜星的时间像被“劈成了两半”，“需要兼顾学习和训练”。她的书包里，无人机电池和数学练习册并排躺着，“想中考考进二中本部，就得两边都抓紧”。学校初一组建的航模队让她有了伙伴，“大家一起调参数、捡飞机，累了就躺在草地上聊中考，感觉没那么苦了”。

冲刺成都：带着期待与积累出征

面对即将到来的世运会，三位选手目标清晰。黄悦祺希望“发挥出应有水平争取进入前8名”，何雨瞳瞄准“全球前10，再会世锦赛的外国老对手”，李甜星则计划“先飞好资格赛，争取进16强”。

教练团队介绍，无人机竞速不仅比操作，也考验选手对设备的掌握和战术制定能力，“像赛车手既要有开，也要懂得车”。

谈及备战优势，教练团队指出：“从7月22日起，我们就按世运会提前公布的赛道线路训练，队员对线路已非常熟悉。加上他们参加过不少国内外大赛，经验足、状态稳，这是很大的底气。”广东在该项目的领先优势，也为队员提供了支撑。“本地学生参与人数、俱乐部数量居全国前列，产业和教育资源配套完善，这为青少年成长创造了好环境。”

夕阳西下时，训练场上的嗡鸣声渐渐平息。黄悦祺在给无人机充电，何雨瞳在整理飞行数据，李甜星则跟着教练复盘当天的动作。晚霞给障碍门镀上金边，也给三个年轻的身影描上暖色——一个月后的成都赛场，这些在阳光下奔跑、在草场上调试、在学业与热爱间平衡的少年，将用最青春的姿态，与世界竞速。



“羽球学姐”Jolin

“羽球学姐”Jolin： 人生需要漂亮“扣杀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戚美青
图/受访者供图

走在广州街头，台湾女孩蔡腾藻Jolin圆圆的脸型、弯弯的眼睛，似乎构成了一层温柔“保护色”。但她却说：“我们三人搭档，两男一女，如果有分歧，他们都是说‘那听Jolin的好了’。”

台北出生，金融女精英；垫钱创业，广深为家，羽毛球“师姐”……Jolin不觉得自己有AB面，但她坚持：人生嘛，跟她挚爱的羽毛球比赛一样，就需要时不时来一记漂亮的“扣杀”。

放弃百万新台币年薪，台湾女孩勇敢“湾漂”

Jolin从小在台湾的羽毛球专业队训练，就读于专业体校，一度拿过台湾“大专杯”女单和女双比赛冠军。但当她读到高中，妈妈为了女儿能有一份在单位“盖章”的安稳工作，便让Jolin退出体校，转读商业经济类会计，并按部就班地在大学念了工业工程管理专业。

毕业后，Jolin顺利地踏入金融行业。工作顺风顺水，26岁时，Jolin的年薪已破百万新台币。“电视台还给我做过一期专访，请我介绍怎么拿下150万美元的大订单。”她曾经以为，这种在台湾当“金融丽人”的安稳日子，就是一辈子了。

一次毫不特别的广州商务出差，让她走进了人生的“变车道”，她的判断是：在这个一线城市，她的发展空间更大，能赚到更多的钱。2021年，33岁的Jolin开始“湾漂”——入职大湾区城市广州的一家保险公司。

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女孩，背井离乡独自来大陆打拼，旁人觉得很具挑战，Jolin却不这么觉得：“我是妈妈独力带大的，一向很独立，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为自己的人生作选择。”

“台中像广州，台北像深圳，气候、饮食习惯都很相似，大湾区就像我第二个家。”Jolin很喜欢大陆，但事实证明，考验刚刚开始。

从金融精英到“垫资入组”

2021年，全球疫情汹涌。6月入职，10月“下岗”，“金融卷王”Jolin没想到，自己失去了工作。

没了收入，还要租房、吃喝，Jolin感到迷茫，但是她始终没想过回台湾，“台湾的亲朋好友都为我开了欢送会，他们认为我很强，在大陆会很顺利，我没脸就这样回去。即便是没有了工作，朋友们也支持我在广州再试试，来都来了，这家不行就换一家做了。”要强的她开始在广州一边休整、一边寻找新的工作机会。

进入羽毛球行业，是机缘巧合，但更是冥冥中的注定。“一开始我想做自媒体，还跑到重庆一个网红孵化基地学习，开了一个台湾女生讲房地的自媒体账号，结果账号没能赚到钱。为了排解心情，我捡起了从小的运动爱好——去羽毛球馆挥洒汗水，没想到事业在那里等着我。”

2021年12月，她在球馆结识了来自湛江、同样在广州打拼的羽毛球教练杨海文。“他知道我球打得不好，又需要收入，就开始推荐学生给我教。”Jolin成为一位驻场教练，而1994年生的杨海文，成为她全新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伙伴。

驻场打了几个月球，Jolin的“野心”又冒出来了：“不想一直为别人打工，收入不高，我得自己当老板。”她发现，大陆有很多像杨海文一样认真又有水平的教练，但沟通能力不足、生源不易找。她萌生出帮助这些人的念头，“创办一个管理、招生平台，帮羽毛球教练统一招揽学生、安排课时，让他们能专心上课。除了大陆教练，我还有很多台湾羽毛球学弟妹，大陆收入高、竞争小，如果能把台湾优秀的羽毛球教练引荐来大陆，也很有‘钱’景。”

嫁给人民币

“嫁给人民币”更要享受人生

“奋斗的人怎么会不孤单”，是Jolin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今年36岁的Jolin还是“单身贵族”。提及婚姻，Jolin笑称自己就想嫁给人民币。

虽然暂时还没遇见另一半，但Jolin的朋友却很多。她喜欢以球会友，在打羽毛球过程中结交了大陆各行各业的朋友。比如一位律师朋友，平时工作再忙碌也会抽空帮Jolin看商务合同。比如广州闺蜜，有空就会相约去瑰丽酒店喝下午茶，“我们两个摩羯座，可以一个下午不说几句话，但那就是很开心”。压力大的时候，Jolin还会在半夜打电话跟朋友们哭诉，“台湾的、大陆的，他们真的很好，给我不求回报的拥抱和扶持”。

拼命赚钱是Jolin的人生大事，享受生活同样是。刚来广州第一年的生日，她去豪华星级酒店办了一张会员卡，“即便就住在广州，我还是喜欢去酒店里‘换换频道’”。她喜欢广东的美食，陶陶居的凤爪、春水堂的大油条、顺德的鱼生、深圳金道园砂锅粥……一星期起码要光顾两三次早茶，“我，一个羽毛球教练，体重一度飙升到60公斤，真是烦恼”。

Jolin就是这样的女孩，热气腾腾。她毫不避讳自己的物欲和对成功的向往，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；她像一个战士，也许前路灿烂，也许迷雾重重，也许头破血流，遍体鳞伤，但她意志强大，脚步轻盈，总是站在人生球场的聚光灯下，时刻准备完成一记漂亮的“扣杀”。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